

二师兄的爷爷救过“仇人”的妈

10

医生日记

4月5日

老主任消毒走上手术台,他站一边看我们干活,边看边说:“带情绪做手术和带情绪开车一样,都是不好的。其实带情绪做任何事情,都有偏颇,都容易失误。”

二师兄没好气地说:“朱伯伯,你不要老给我上课,我从上你研究生起就听你讲人生大道理,讲到现在。你的境界都要成佛了,我不希望自己像你这样出世,我还是先入世再出世吧!我是人,不是神,我也不希望到死的时候别人给我竖一个牌坊每天给我烧香磕头。开刀就是我的工作而已,我既然是人,就有脾气,有想法,我可以给这个人开刀,但你让我心情愉快地开,我做不到。你知不知道小郑的女朋友小蕾就是给这个家伙打走的?”

“我知道。这也是我叫小郑一起的原因。小郑,我相信你也不情愿对吧?”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没有爷爷以前是院长,也没有爸爸当卫生局局长,我要是敢这样跟主任讲话,我怕自己死得很惨。

“悠悠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所有人都觉得,你上医科大学是因为家里有背景,祖上世代行医,爷爷以前又是这个院的院长,爸爸现在还是局长,我不收你不行。其实悠悠,大家都想错了,你上大学,选这个学校,最后走上这个专业,是我要来的。我在你上高中的时候就跟你爸爸说,以后让悠悠这孩子跟我吧!”

“哎呀朱伯伯,你害我一辈子!要不是你,搞不好我就不做医生了。”

“呵呵,其实你妈妈也不希望你做医生。但你要相信你爸爸和我的眼光。一个你这样世家出来的孩子,一个世代悬壶济世的子孙,根基错不到哪里去。信不信由你,你骨头里是钻石,

迟早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这一生,除了医生,什么职业都不适合你。”

“朱伯伯,你说得太正确了。除了医生,我也知道什么职业都不适合我。我家一个房间里除了医学的书,没有任何其他书籍。我从小看的第一本书是《医学史话》。人家小孩知道的是肖邦、莫扎特、达·芬奇,我知道的就是黄帝、李时珍、张仲景。人家小孩从小玩飞碟、游戏机,我从小家里放的就是骷髅模型,我三岁就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拼回去。我认识的人,从小到大在那个院子里,不是医生就是护士,连工人都是医院食堂的师傅。我实在是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谁比我更适合在医院呆着。我连选择自己命的能力都没有。为什么我爹不是导演啊,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在现在一看到女演员就这样仰慕,愿意献身了。”

主任笑了,说:“听说你谈了个女演员?终于满足了母亲的愿望,不找医生,不找护士,不找同学,不找同事。四不找,对吧?”

“本来她是这样坚持的。现在她知道以后,跟我说:‘找女演员,还不如找女护士呢!’她又不同意了。”

“你家就你这么个宝贝儿子,你找谁都觉得配不上你。你喜欢就好,不用听她意见。”

“我不会听她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觉得我这一生,已经注定只能找文科女生了。女演员算文科生对吧?我感觉我是功能性障碍,只能跟纯文科生才能合拍。我如果是插头,文科女生就是插座。如果来个理科女生,我认为那是两个插头的碰撞。我如果是螺母,文科女生就是螺帽,两人一拧就上去。理科丫头就算是螺帽,拧着拧着也滑丝。我妈的四不找很对我胃口,因为医科算理科。”

我忍不住在旁边插一句:“你这

不是功能性障碍,你这是性功能障碍。”一想今天是主任在旁边,吓得赶紧收口。

我们打开颅腔,等主任上台。主任一边做手术一边说:“我刚才在会议上,说有个故事,想跟你们讲,没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你爷爷的故事。老院长,是中国解放后第一个做脑颅手术的人。当时的条件跟现在哪能比呀!所有的手术都是白手起家,自己琢磨,连工具都自己造。他看到一篇文献,说国外有脑绵这个东西,他很羡慕,这个东西长什么样?他没去过,也不知道,他就买了一口锅,用淀粉加其他一些材料自己熬,熬出了现在明胶的前身。我非常佩服那一代人的动手能力。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动手造。硬是琢磨出了中国的神外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也是被打成了反革命,揪出去批斗。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做手术了,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学习,医学上的领导是不懂医的人。”

“有一天晚上,你爷爷刚被红卫兵批斗完,坐飞机,两个胳膊举到放不下,翻转不过来了。有个革委会头头的母亲脑溢血,需要马上做手术,可找不到人了。能做手术的人都刚斗过。那个人就求到你爷爷。前两个小时,那个人还站在台上对你爷爷拳打脚踢,后两个小时就跪在你爷爷面前。结果,你爷爷一句话都没多说,就去做了。当时,条件那么简陋,环境那么差,万一这个人的妈妈死在手术台上,你爷爷第二天被斗死都是有可能的。可你爷爷,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毫不犹豫就去了。”

“结果你是看到的。你爷爷活到九十多岁寿终正寝。那台手术之后,连他的敌人,那些斗他的人都保护他,而且相当多的一批元老,都因为他而暗中受到照顾和保护,他们等到

了平反的一天,以后才有我们这个科的发展和壮大。

“我记得你爷爷跟我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我今天再送给你们,希望你们,放在这里。”他指了指心。“医生和法官和警察一样,从穿上制服那天起,你就不代表你自己。你是拯救的化身。你不能以自己的好恶选择病人。你不能以个人的得失衡量生命。喜欢这种长相的人我就救,不喜欢的不救,对我有好处的我救,没好处的我不救,手术有把握的我救,没把握的我不救。如果每个医生都这样,白大褂就染黑了,你手里的手术刀就是生死判官笔了。你替人决定了生死,而这不是医生的职责。医生要训练出一种素养,一种本能,就是死的要往活里拉,活的要往好里拉。每救活一个人,都是对自己的挑战。等你见到每一个病患,都能把自己的情感抛在脑后,你就是好医生。医生这个行业,与技术关系小,与道德关系大。有技术没道德,永远不是合格医生。”

主任拿出最后一个血块,说:“该做的我都做了,下面就看我们运气好坏了。”

二师兄笑着说:“主任,我两边的课都上。你给我上道德课,病患家属给我不上道德课。我是怕,你今天这刀要是运气不好,过几天会被打。到时候技术,道德对医生都没用,我们需要的是刘翔的脚。那你肯定跑不过我。”

朱主任信心百倍地说:“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大家这里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不会不通情理,99.99%的人都不会不懂感情。”

“主任你是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

“医生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我先走了。”

我和二师兄苦笑。



六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在《心术》中,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幽默、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揭露看病难、药价贵、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医疗事故频发等种种现实问题。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为第一人切入,大师兄刘曦、二师兄霍思邈、外科医生郑艾平,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却都想做个好医生。但病人的不信任、医疗纠纷的败诉,一次次打击着这群医生。年轻的医生只得为他们的理想苦苦挣扎。

上期回顾

打小蕾的那个病人家属又来医院了,不过这次是来求救,病人做的手术果然复发了,而原先给他做手术的医院无法医治,于是就求我们。二师兄一口回绝,却被心软的师兄接收了,而主任也同意师兄的做法。

马元青找援兵去对付李云龙

3

军事小说



都梁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今年9月,新《亮剑》电视剧将由浙江卫视开拍,作者重新修订了《亮剑》,并新增了近10万字的《李云龙前传》,重点讲述了李云龙在1936~1937年间的传奇故事。前传中,作者重点介绍了李云龙所在的红九军25师171团与西北军阀马家军的生死对决。李云龙带着一个团的战士在马家军的疯狂围剿下夜行戈壁滩、偷袭弹药库、乔装擒敌首……最终,李云龙率一个团走出戈壁、穿过沙漠后只剩下六名战士找到组织。

上期回顾

李云龙的部下王奎奎是个神枪手,一连打死了好几个马家军团团丁,并且把团团总马元青的儿子也打死了。马元青得知后发誓要为儿子报仇。

合木镇上,一个戴皮帽子的骑马传令兵在马家军独立骑兵团第二团团部前下了马,高喊:“报告!”来人是独立骑兵团第二团传令兵王根生。

王根生从挎包里掏出文件,双手奉上:“团长,旅部的命令。”韩起功打开文件看了看,将文件递给了马永祥。马永祥看了文件,皱起眉头:“团座,又要调防?咱们团刚调到合木镇才不到一个月。”

韩起功说:“那有什么办法,马长官已经调集重兵把红军主力包围在倪家营子一带了。好啊,这下热闹了,五个骑兵团、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加上甘肃、青海各县的民团,总兵力七万多人啊,共产党才多少人?古浪、高台这几仗下来,现在怕是只有一万多人了。”

马永祥说:“从旅部的命令上看,这次红军主力被包围在倪家营子一带,弄不好又和上次一样,人家以阵地战对付我们的进攻,我们的伤亡怕是少不了。”韩起功背着手来回踱步:“是啊,古浪一战,我们团伤亡了四百多人,上面对补充的事只字不提,倪家营子这一仗我们可要好好算一下,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干了。”

合木镇,骑兵团部。一个士兵走进来:“团座,古浪县民团团总马元青求见。”韩起功:“哦,这么晚,马元青来干什么?有请!”

马元青进来,向韩、马二人抱拳:“两位长官,马元青打扰了,还望恕罪!”韩起功抱拳还礼:“马团总客气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说!”

马元青:“我是来向两位长官求援的,现在敝县境内有一股红军在流窜,我们民团几经围剿都无法消灭这股红军,今天敌人特来向贵军求援,请贵军协助我们清剿红军,以保地方平安。”

韩起功:“哦,这大概是古浪一战被打散的小股红军,我看你们民团足

可以应付了,请我们正规军去围剿小股红军掉队人员,岂不是杀鸡用牛刀?”马元青不悦地说:“我的人已经和他们打了一仗了,才几分钟就损失了二十多人,毕竟我们只是民团,要是靠我们民团就能消灭红军,还要你们正规军干什么?”

韩起功刚要发作,却被马永祥拉到一边。他小声对韩起功说:“团座,这倒是个机会,我们可以向上面禀报,二团的驻防地一带还有不少突围的小股红军,地方民团无力清剿,请上面准许我们协助民团清剿红军。”

韩起功马上心领神会:“你的意思是,借此机会,不参加倪家营子的军事行动?”马永祥眨眨眼:“前方要打大仗了,后方还不平安,这说不过去嘛。”

韩起功想了想:“就这么办,我马上请示旅部。”马永祥:“你看,是不是再加上一句,据情报,古浪境内的小股红军有偷袭我旅弹药库之企图,我二团全体将士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时刻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韩起功笑道:“小股红军现在跑都来不及呢,还敢打弹药库的主意?借他几个胆子也不敢来合木镇。不过,这倒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马永祥走到马元青面前:“马团总,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应该帮这个忙,毕竟,保境安民也是我们的责任嘛……”

民房的废墟外,郑芳问李云龙:“你这个当团长的不尊重妇女,部下也会跟着你学,我看那个二营长沈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李云龙:“你说得太对了,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手下三个营长,属这小子最坏,经常偷老子的酒喝不说,更可气的是喝完了怕我发现,又往酒瓶子里掺凉水,他娘的真不是东西。哎,你怎么看出这小子坏呢?”

郑芳:“你们俩一唱一合的,他说

妇女团的作用也就是给光棍儿们找老婆提供方便,你当团长的不但不批评,还和人家争起来了,说要挑老婆也得紧着团级先挑。”

李云龙笑道:“这不是寻开心嘛,这会儿谁还有心思找老婆?有个白面馍啥老婆都不换。”

郑芳:“又来了,难道一个女同志还不如一个白面馍?你可是刚承认了错误。”

李云龙:“好好好好,女同志第一,白面馍第二,都是好东西,哪个也不换。”

这时沈泉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走出房子小解,正解裤子,突然看见郑芳,吓了一跳:“嗯?哪儿来个女的?”

李云龙:“睡糊涂啦?不是今天收容了一个女同志吗?”沈泉还没完全清醒:“那……今天夜里怎么改双岗啦?”李云龙和郑芳都笑了起来。

天亮了,李云龙和沈泉并排骑马行走在戈壁滩上。李云龙的队伍里有了不少马匹,负了伤的焦守成伏在马背上,警卫员小陈牵着马缰绳。

李云龙:“小沈啊,看见没有?从古浪突围的时候咱们还是步兵吧,硬是靠两条腿走了一天一夜,结果呢,老天爷可怜咱们,派马家军给咱们送马来啦,咱们就成骑兵了。”

沈泉:“团长,这也算骑兵?还有一半人没马呢。”

李云龙:“别急呀,再打上一仗就全有了,到时候咱们171团就变成骑兵啦。”

沈泉大笑:“团长,我发现你有个特点。”

李云龙:“什么特点?你说说看,要是说我不爱听的,老子拿鞭子抽你。”

沈泉:“你好像从来没有发愁的时候,古浪这一仗,咱们团差不多都打光了,就剩下这几十号人,现在咱们周围到处是敌人,团长,你怎么还不发愁呀?”

李云龙:“老子发愁有个屁用?敌人来了就打,打完了接着走呗。老子有发愁的工夫,还不如想想办法。”

沈泉笑了:“我一猜你就是有主意了,我沈泉跟你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从鄂豫皖到川陕,从雪山草地到西路军,跟着团长你准没亏吃。”

李云龙得意地说:“嗯,这话老子爱听。从大的方面说,咱听中央的,听中央军委的。要是在咱红25师171团这一亩三分地里,还真得听一个叫李云龙的。”

沈泉:“那是,李云龙是谁?四方面军头等主力团的团长,咱171团尿过谁?过草地时咱一个连打垮他川军一个团,这可不是吹牛……”

马背上的焦守成说话了:“我说,你们25师的干部怎么还有这个特点,互相吹捧?从鄂豫皖到川陕,从雪山草地到西路军,都是你们25师打出来的?”

李云龙:“没这个意思,是咱四方面军打出来的。可话又说回来了,哪次恶仗不是我们171团在最前面?这总不是吹牛吧?”

焦守成:“少跟我扯淡!老李,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喜欢不分场合乱吹牛,这个毛病要改一改,否则会影响团结。”

郑芳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李云龙训斥沈泉:“二营长,以后说话嘴里要留个把门的,尤其是在兄弟部队面前,焦副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最关心的就是各单位之间的团结问题。听见没有?”

沈泉:“是!我以后注意。”焦守成:“李云龙,我说你呢,你少拿别人说事。”

沈泉带着几个战士伏在一个小山包的岩石后。沈泉用望远镜向远处观察,突然,他兴奋地放下望远镜:“妈的,守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没白等,来买卖啦。”